

心印的修為

盧怡仲

創作在朱老來說是一份修行；他在其中投入了生命所有的意義，也在畢生的珍惜裡完成了自我。

東方性靈的體驗源自於他童年時一布、剪及父親的感念。裁縫師父親工作上點滴氛圍的深蘊，累積了朱老藝術中普羅素材的符碼；所有的布塊、線縷、紙材與裁剪、併合、黏貼、切割及堆疊等的材料選擇和技巧手法都深深地烙印出他意圖從平淡無奇的通俗物件中尋求文化承載、現代語彙和精神性標竿的理念邏輯。

雖在創作歷程裡不斷地出現繁複的語詞來強化作品的陳述，但終究還是遮掩不了其內在一貫地樸質、謙沖、孤寂與肅靜的本質；在線縷糾纏縈繞牽引中吐露著風華世事雅致素樸地根底，優游地、纏綿地鋪陳和馳騁，或細語或狂恣甚或著寂靜。

抽象語系是其創作縱貫的堅持，而歷程中鄉土題材的串場則是作者立意人文背景明示的表白，同時也是一份鎖定的追念情懷與自我風格檢視的粹練。在現代形式中朱老獨衷結構主義的造型觀，他堅定地追求一條透過「準確的幾何造型」進入「單純的視覺張力」來完成「深度精神性」的創作路途；他追索著馬勒維奇 (Malvich, 1878 - 1935)，體驗著約瑟夫·阿伯斯 (Josef Albers, 1888 - 1976) 與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 1903 - 1970) 的簡潔、清澈精準的呼應、形形色色間的平衡；他拿起剪刀剪下布塊、抽出線縷，層疊穿透正負空間，準確經營著位置與面積，此時意氣風發縱橫千里，作品散發著強旺地傾述感，熱情昭彰地向你擁抱；但在同時朱老還是一直保持肅穆孤寂的延展，不論是1960年代的早期或是2000年代的近期，「寂靜」似乎是其無法忘卻的副歌，繁複激情地外在永遠抵不過內心一片的幽情。銳利的切割線、隱喻柔和的光影、純然的白紙、精確的比例與對比面積，提供了朱老單

一、崇高地物質空間，在比例的準確度上律動和節奏反覆吟唱，物質與工具構建的形體緩緩靜肅地步入精神殿堂；這是座心靈相應的處所，是「心印」暢然的聚會，並非只是視覺素雅的傳誦；朱老如同修行者清盡俗世、回歸真樸，在山林中、在寂靜裡，不斷地形塑物性與心靈的相印。

朱武順先生畫名為白，1929年生於南京市，東方畫會、現代版畫會成員。樸實嚴謹、熱情達觀，堅定現代、秉持孤傲；在四十多年的創作過程裡不畏寂寞，選擇理性冷門形式語言的專注，毫不退縮走向純粹的美學；在他的藝術中無所宣洩，只是寂靜地闡述著物理空間進入心靈空間的印證，我們已然確切地體悟「準確」，「單純」，「精神性」的突顯，終究是來自於朱老心印的修為。